

40年同行·我与《邵阳日报》有奖征文
邵阳职业技术学院 协办

与梦想有约

吴艳红

这天,我又一次收到了《邵阳日报》编辑老师邮寄来的报纸,心里涌出难以言说的感动。蓦然回首,我与《邵阳日报》结缘竟然已长达二十六年了。

年少时,我就一直在做着与文字有关的梦。那时,因为爱好文学,蓝天白云、星光灿烂,在我眼里都是诗情、都是画意。我觉得自己就是执笔走天涯的剑客。1998年,我读高三,随着越来越多的文字变成铅字,渐渐地也收获了一些掌声与赞美。我的《窗外》《两条白裙子》《无法同行》等散文,上了《邵阳日报》《初中生》《散文诗》等刊物。能在《邵阳日报》发表文章,让我信心十足。我整日编织着文字美梦,以为梦想触手可及。我忘记了自己现实生活中的身份,那年的高考,我落榜了。

现实的残酷让我不得不开始人生的一段无梦旅程。

2012年,结束多年的漂泊,我回到了家乡。许是家乡独特的气息感染,我的心有了多年来从未有过的安宁平静。我又有了年少时期涂鸦的冲动,开始读报写字。我捧着《邵阳日报》,一篇篇文章读下来。当在报上看到当年我所熟悉的一些作者名字时,不禁心潮澎湃。

2013年9月的一天,《邵阳日报》编辑部的杨主任打电话告诉我,有个到编辑部工作的机会,问我愿不愿意来。彼时,为了

生计,我正经营着一个小店,生意刚好步入正轨,但我几乎没有权衡任何利弊得失,毫不犹豫地答应了。我想,这就是梦想的力量吧。10月,我就正式成为《邵阳日报》编辑部的一员。每个星期三,我们编辑部工作人员都必须到邵阳日报社排版编辑我们自己的报纸。当第一次踏进邵阳日报社的大门,我有那么一瞬间的恍惚,仿佛我还是当年那个追梦女孩。可时间无情,从结缘《邵阳日报》到如今走近它,已是整整隔了十五年光阴。

每周在邵阳日报社工作一天,这对我而言真是一件幸福的事。在那里,我们可以看到最新出版的《邵阳日报》。每次捧着散发着油墨清香的报纸,看着上面最新的文章,我心里都会莫名激动。内心深处那个一直被时光掩埋的梦想,慢慢被唤醒,在心里重新破土发芽。我又重新拿起了笔,开始写作。2016年1月4日,我的散文《父亲的秋天》刊发在《邵阳日报》“双清”头条,这给了我莫大的鼓励和信心。

近些年,每年我都会写几篇散文在《邵阳日报》发表。此外,在报社举办的一场征文活动中,我的作品还获得了一等奖。

我庆幸自己还有追求梦想的勇气。我庆幸自己遇到了《邵阳日报》。

(吴艳红,新邵县作协副主席)

知遇之恩

魏文娟

对我来说,《邵阳日报》一直都是温暖的存在。

1981年高中毕业后,我放弃了考取的南宁市卫校,穿上了军装,成为一名飒爽英姿的女兵。那是我从小的梦想。我觉得,我是在部队干一辈子、成为一名女将军的。1983年,我如愿考取了吉林军医学校,却不幸患上了肝炎未能入校,后又不幸因病退伍。当时,南宁市安置办的工作人员对我说:你想进哪个部门随便选择。但这一年我爸爸转业了,他一定要将一家人带回邵东老家。

那时我才十八岁。我拿起笔开始写作,选择与这个世界对话,努力去寻找希望之光。

1988年,我将自己的第一篇小小说《耗子不该死》投给了《邵阳日报》。结果不

但发表了,还被评了奖。这个鼓励对我是巨大的,我觉得自己终于被这个世界拥抱和认可了。三十几年来,《邵阳日报》给予了我特别的关爱,陆续发表了《不谈过去》《朋友,请给我写信》等五十几篇作品。从《邵阳日报》出发,我的作品陆续登上了更大的平台。截至目前,我已发表了800万字的文学作品。由我的长篇小说改编拍摄的25集影视短剧《跨越时光只爱你》在腾讯视频上播出后,广受赞誉。我也出版了自己的文学专著,成为北塔区第一个中国作家协会会员……

可以说,没有《邵阳日报》当年的慧眼识珠,或许就没有我的现在。《邵阳日报》,于我是有知遇之恩的。在我心目中,她的位置是无可取代的。

(魏文娟,北塔区作协主席)

儿子“借”钱

陈芳

下班回到家,就听到儿子的哭声,接着就是先生很生气的吼叫声。不知道发生什么事,我赶紧放下包,接着哭泣的儿子,问先生到底怎么了。先生断断续续地告诉我,儿子在学校不小心弄破了教室里的花盆,回家直接要钱以便赔偿……

看着满脸眼泪的儿子,我真是又爱又恨。儿子在学校是出了名的顽皮,上个星期刚弄坏教室的玻璃,赔了二十块钱了事,想不到没过几天又弄坏花盆,要赔十五元钱,难怪先生生气。看来要好好治他,免得他整天搞破坏,也要让他知道大人赚钱的辛苦。

我对儿子说:“弄坏公物确实应该赔偿。可每次都问我们要钱,你是不是觉得理所当然啊?”

儿子小声抽泣着:“你们是我的爸爸妈妈,不问你们要钱,我还能问谁要钱去啊?”

我严肃地说:“这样吧,这次赔偿的十五块钱,我可以先借给你,可你要还的!”我帮他擦擦眼泪,接着说:“虽然你现在还没有到工作的年纪,可我相信你也有办法的,对吧?”

儿子疑惑:“借钱还要还?我能有什么办法还钱给你啊?”

我提示他说:“每个月,我和你爸爸都会给你钱买一些文具用品,你爷爷奶奶也经常给你一些零花钱,如果你每次省着点花,肯定会有结余的。等你存到十五块钱,再一并还给妈妈,可以吧?”

儿子停止了抽泣,想了一会儿,很认真地点点头:“好,我答应你!”

于是,我拿出了十五元递给儿子,可他

拿了钱转身走了。我叫住他:“你是不是忘了一件事?”

儿子盯着我:“什么事呀?”

我认真地说:“借别人的钱,最起码要写一张借条吧,而且写上借款事由和还款日期!”

儿子“哦”了一下,似乎明白了。他主动拿来了纸笔,很认真地写下:今天借妈妈十五元钱,赔偿学校的花盆,一个月后归还。最后署上自己的名字,并写下当天的日期。

我满意地收起“借条”,静静地等待着儿子兑现他的承诺。

儿子“借”钱之后,忽然变得有些乖巧了,不再像以前那般动来动去,到某个地方就爬上爬下的。他是担心自己再把东西弄坏,又得“借”钱赔偿。儿子也变得爱惜零花钱了,不再随便买一些玩具和零食了。而且他还准备了一个旧茶杯,每天放点钱在里面。他似乎也期待着早日还上欠款。

一个月还没有到,儿子就将一大把钱放到了桌子上,虽然都是零零碎碎的,可十五元钱却是一分不少。我很高兴地表扬了儿子,把借条还给了他,并让他继续将这些来之不易的钱放起来,作为他的第一份存款。

儿子很开心,抱着我又亲又吻。我相信,他已经体会到节约用钱带来的快乐,也体味到了我对他的良苦用心。

关心下一代教育好孩子 有奖征文
邵阳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协办

三溪桥位于新邵、涟源、冷水江交界之地,拥有丰厚的红色资源。此地曾是大阳乡、大同团、大同镇等行政治理机关所在地,1952年划归新组建的新邵县,也是该县第七区公所所在地。百年名校新邵二中处在该村的中心地带。资江支流三溪河穿村而过。依山伴水的三溪桥古街长约六百来米,繁荣时期街上店铺、小手工业制作坊多达几十家。

从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开始,在一波接一波革命洪流的冲击下,在一批接一批革命志士的带领下,伴随中国革命的每一个重要历史阶段,三溪桥总会发生与之相呼应的革命行动。

三溪桥有一处培训同盟会骨干的“基地”

当地著名乡贤周叔川、肖竹雯于1902年创建的大同高小小学堂(系新邵二中前身),开初依靠临时借用的周氏宗祠、唐氏宗祠办学三年。1906年初,该校最终落户在经扩建改建的三溪桥上街的文昌宫内。该校陆续为孙中山先生创立的中国同盟会输送了一大批骨干分子。他们为“推翻帝制、创建共和”竭力奋斗,其中以周叔川、谢介僧、苏鹏、唐星等为代表。

1904年,周叔川组织会党,策划反清斗争,遭官府追捕,出走日本。经黄兴介绍加入同盟会,并被孙中山委任为长江上游宣抚使。在即将返回国内履职时,他身染重病含愤而歿,时年50岁。

唐星,1906年大同高小毕业,赴日本留学,加入同盟会。1924年任黄埔军校总教官、学生总队长,与周恩来、恽代英、叶剑英等中共领导人关系密切。1949年8月,他协助程潜、陈明仁举行长沙起义,为湖南和平解放做出了重要贡献。中华人民共和国

◆昭陵史话

三溪桥漫话(一)

晏胜利

成立后,他任中南军区军政委员会委员,武汉市、天津市副市长,1964年病逝于武汉。

其他从大同高小毕业加入同盟会的志士,在斗争中,一个个都表现出视死如归的献身精神。

湘中地区最早的基层党组织诞生在三溪桥

1925年夏天,在北京求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颜霖、钟毓华、刘荫仁、周维渥、李日章和在长沙读书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周琨等人,相约回到家乡大同镇。他们在大同镇治机关所在地的三溪桥,创建了湘中地区(含邵阳、娄底)最早的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——中共三溪桥党小组,由颜霖担任党小组长。

1927年11月,中共湘中特委书记陈历坤来到三溪桥,召集钟毓华、周维渥、颜霖、李日章、罗崇灏、刘荫仁等中共党员开会,确定将中共三溪桥党小组改建为中国共产党三溪桥支部,选举钟毓华为支部书记、周维渥为组织委员……1928年4月,陈历坤再次来到三溪桥,明确将中共湘中特委机关设在三溪桥的大

同高小学堂。三溪桥党支部直属湘中特委领导。

此后,在湘中特委的直接领导下,三溪桥党支部积极开展各项活动。他们创立了中共新化县大同镇苏维埃政府,成为湘中地区第一个镇、区级红色政权;建立了新化县大同镇农民协会,组织农会会员开展反帝、反封建等斗争;开展破除迷信、查禁鸦片、发展平民教育等革命活动。同时,注重发展革命武装。在中共湘中特委指示下,他们积极主动改造了板子山的土匪武装。

三溪桥人民支援红军长征

1935年10月,中国工农红军红三、红六军团,在贺龙、任弼时等率领下进行长征。11月28日,萧克、王震率领的红六军团进驻新化县,司令部设于锡矿山的宝大兴公司,并派出红十六师两个连的兵力进驻三溪桥。中共三溪桥党支部,在支部书记周维渥的带领下,组织欢迎红军进驻大同镇。王震在警卫员的陪同下,从锡矿山来到三溪桥,并在群众大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。王震用朴实易懂的语言,宣传了共产党、红军的性质和政策,号召穷苦大众要起来革命、要支持红军。

三溪桥党支部号召三溪桥街上的工商业者及周边较富裕农民,给红军献粮、捐款,三天内筹集银元1万多块、布鞋2000多双,还赶制了一批军服给红军。

在红军的宣传鼓动下,随即有一批有志青年从这里出发,加入红军队伍。从大同高小毕业、时在三溪桥上帮助父亲经营书店的女青年刘新莲,就是其中之一。长征路上,她改名石芝,到达陕北延安后,在中央秘书处工作。石芝2009年辞世,享年93岁。

(晏胜利,邵阳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副书记、副主任)



丹霞人家 郑国华 摄

◆六岭杂谈

山顶的歌声

申云贵

雨啊,《人到中年》啊。说实话,老人唱得很不好,公鸭嗓子,五音不全。可老人却兴致很高,咧着大嘴,旁若无人地唱,唱得摇头晃脑。

老人每次大约唱半小时,时间一到,小男孩或妇女就会把他牵下山。可老人似乎意犹未尽,一边走还一边轻轻地哼。看得出来,老人是个盲人。

时间长了,我从小男孩和妇女的称呼中,得知小男孩是老人的孙子,妇女则是老人的妻子。

一个久雨初晴的早晨,老人在山顶唱《忘情水》,唱得忘乎所以,把墨镜“唱”掉了。老人的面容毫无保留地暴露在新鲜的阳光下。我差点失声惊叫……

老人蹲下身子,在地上摸他的墨镜。我忙走过去,从地上捡起墨镜递到他的手上。坐在亭子里

的妇女也察觉到了,几步跨过来,双手扶着老人,满眼关怀之色。

老人一个劲地道谢:“谢谢你,谢谢你!我晓得你每天在这里晨练,我爱瞎唱,打扰你了。可是,我如果在山下唱,人更多,也会影响别人的。”

我只觉脸上微微发烧,嘴里含糊不清地说:“老人家,我、我……”

妇女一边用纸巾为老人擦汗,一边说:“他的脸是被火烧坏的……好在大家都不嫌弃他,都帮他。他自己也争气,不放弃,已经二十一年了,现在呷穿不愁……”

妇女说得轻描淡写,我却听得心潮起伏。

从此,每次和老人在山顶相遇,他唱歌时,我都会用心聆听。

(申云贵,邵东市作协会员)